

四川巴中南龕的摩岩造像

陶 鳴 寬

筆者曾与江学礼、曹恒鈞等同志由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派往巴中等縣調查地面文物，这一帶有丰富的石刻造像，由于交通不便，过去很少被人研究，因此我把在巴中所見的簡略介紹一下。

巴中在四川东北部。巴中的摩岩造像分南龕、北龕、西龕、东龕和大佛寺（縣志称小北龕）等五处。北龕距城北4里，現存有較完好的造像19龕。西龕距城西5里，現存較完好的及經后人修補过的造像49龕。东龕距城东3里，現存造像27龕；除近代刻的观音菩薩像等4龕較完整外，余皆經后人粧补失去原狀。大佛寺距城北12里，除岩中央一大佛因建造年代較晚尚完整外，其余佛龕皆風化、剝蝕，或經后人粧修失去原狀，只有南龕造像的規模最大，保存也較完整。本文所介紹的只是南龕造像的情况。

南龕在巴中縣城南2里的化成山上，風景很好，在岩壁上至今还留存杜甫于乾元2年游时題刻的“判府太中嚴公九日南山詩”。这里的石質粗松，易于雕鑿，因此在这整片的岩石上，便刻着或大或小的密似蜂房的佛像龕。龕与龕之間的空隙处，極眼累累，足見以前一定是依岩建筑有飛閣棧道。

这里有造像130余龕，大小約2千余軀，分布在云屏石、山門石和佛爺灣三处。云屏石很像一只船，因而又叫船头石，这上面共有8个龕。山門石的面積很小，只有3个龕。佛爺灣因山岩陡險，所以又叫神仙坡，是南龕造像的主要部分。

这里多是唐代造像。在佛爺灣有确切年代的、最早的是开元23年的69号龕，和这龕風格大致相同的另外还共有46个龕。这些龕一般都集中在較

高而顯著的位置，龕的边緣都刻着華麗的一間兩柱的閣形建筑物裝飾。这种裝飾在盛唐时最盛行，在巴中的各处造像龕上都可見到，在通江千佛岩的开元时造像龕上也有。从其中77号龕的供养人看，他的軟巾、小袖，和廣元皇澤寺第10窟唐供养人服飾完全相同。造像的衣紋渾厚，体态优美，刻工精巧，表現了充分的質感。力士像雄勁有力，飛天生動活潑，都顯示了雕刻手法的优美藝術性。116号龕的天王像，脚穿草鞋，这是四川的地方特色。这种地方性的特色，在揚子山漢墓出土的陶俑上也能看到。

这里的宋代造像只有3龕，在雕刻技法上，如衣紋、神态，是远不如唐代造像的精美。近代的造像，虽然在軀干比例上相当准确，但在質的表現上却远不能和前代相比。

102号龕是佛爺灣僅有的一龕立佛像，造型优美適度，与成都万佛寺出土的北周造像的風格有些相同；但它位置在許多唐代造像的中間，似乎不可能是更早期的作品。

佛爺灣造像，除毘沙門天王像和如意輪觀音像



圖一 四川巴中南龕外景

是石窟藝術中的精美作品外（見本刊1955年第2期102頁圖三、四），尚有浮雕的幢和83號龕的雙頭佛及74號龕的鬼子母佛像，也是它處石窟中所少見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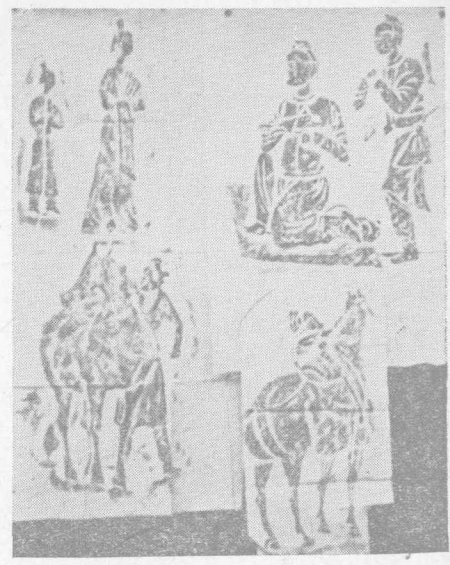
造像題記，在佛爺灣69號龕左外壁刻有“……嚴表虔訖至二十八年十二月一日歸賁鋪願罪障銷滅，早生淨土，口德洗地縣衛發願敬造釋迦淨埵，惟大唐開元二十三年前鄉貢明經党守業拜化”。87號龕有“救苦觀世音菩薩銘：茲救苦觀世音菩薩像者，巴州刺史嚴武奉報中書侍郎遠日之所鑿也……”。65號龕有“朝口郎守化城縣令趙口口口自身苦發願敬鑄北方大聖毗沙門天王一軀，今已成就，乾符四年八月修齋表贊，記永為供養”。93號龕有題字已剝蝕，僅“會昌六年天王記”等字可識。

在山門石10號龕邊沿上有題為“大宋淳熙元年元月二十日巴南守楊樂值先考朝請忌日謹贊”的贊詞一則。此外尚有民國36—37年造觀音像共5龕的造像記數通。

另外在云屏石有乾元3年（即上元元年，公元760年）的嚴武奏表“……臣頃牧巴州，其州南二里有前件古佛龕一所，旧石壁鐫刻五百余鋪，划開諸龕，化出眾像，前佛后佛，大身小身，琢磨至堅，雕飾甚妙，屬歲月綿遠，仅形虧缺……”。這篇奏表提出了是否有早于唐代的造像的問題。巴州志載（道光修志）：“唐嚴黃門南山表已云：‘屬歲月綿遠，仅形虧缺’，迄今又將千年，尙復如是，度其所作，當在梁陳之世”；但據我們調查所見，這種說法是不大可靠的。



圖二 南龕佛爺灣乾元二年“救苦觀世音菩薩像銘”拓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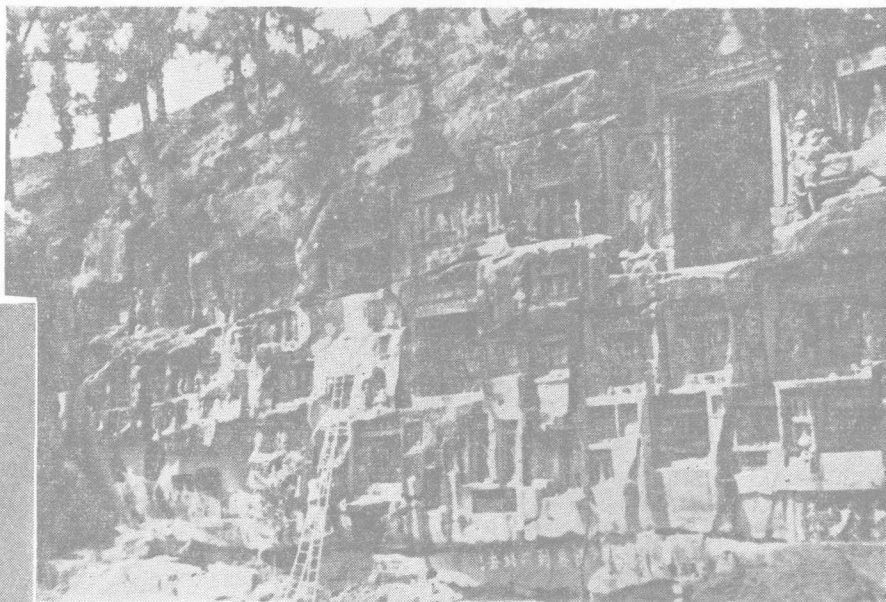


圖三 西龕浮雕供養人拓本

此外，在佛爺灣還有光啓3年的“李思弘重粧功德記”，文德元年的“李思弘夫妻發心報修粧前件功德記”和在很多龕的邊沿上都刻着“李思弘報粧”，“李思弘供養”，或“李思弘男保壽”等簡單的題記。這兩則功德記已風化，考查不出造像的確切創造年代，只從它知道粧修的規模是很大的。其餘宋、明、清各代的粧修記則隨龕皆有，但也未提供出有關造像的年代的資料。

四川的石刻造像，據我們初步了解的49個縣的124處（少數民族地區除外），只有極少處的極少部分是比較深的洞窟，而絕大多數都是刻在峭壁上的摩崖龕或造像群。124處摩崖造像中，唐及唐以前的作品占63處，南龕的造像僅是其中規模較大的和保存得較好的一處。歷代的培修，和它背向着北方，因而避免了北風劇烈的侵襲，可能是它保存完好的原因之一。但由於不斷地粧修，在它原有的精美的風格上也受到了不少的損失；可是並不因此而使它就失去了所具有的珍貴的藝術價值。

這裏的造像也和別的很多地區一樣，曾被帝國主義分子和與之相勾結的奸商所破壞，佛爺灣59號龕的菩薩像，几面被鑿離了岩壁，就是陰謀盜取的鐵証。



圖四 南龕佛爺壩摩崖造像龕的一部分



圖五 南龕佛爺壩 62 号龕唐代力士



圖六 南龕佛爺壩 103 号龕唐代毘盧佛

← 圖七 南龕佛爺壩 116 号龕唐代本尊



圖八 南龕佛爺壩 83 号龕双头佛



圖九 南龕佛爺壩 74 号龕鬼子母佛



圖十 南龕佛爺壩 118 号龕唐代力士



圖十一 南龕云屏石一 号龕
唐代观音



圖十二 南龕佛爺壩 116 号龕唐代天王

圖十三 南龕佛爺壩 102 号龕



圖十四 南龕佛爺灣77号龕
唐代浮雕供養人



圖十五 南龕云屏石第4、6号龕宋代觀音



圖十七 南龕佛爺灣文德元年刻李思弘夫妻報修粧前件功德記拓本



圖十六 南龕山門石第10号龕
宋代觀音



圖十八 西龕13、14号龕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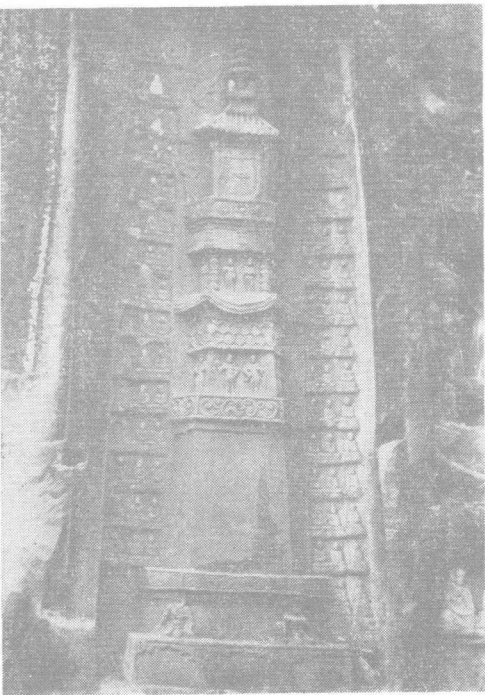
圖十九 南甌佛爺壩 26 号甌民國時雕造觀音像



圖二十 南甌佛爺壩
105 号甌右
角唐代飛天



圖二十一 北甌 6 号
甌力士



圖二十二 南甌佛爺
壩浮雕經幢
(左)

圖二十三 南甌佛爺
壩 107 号
甌左角唐
代飛天





大足北山心神車窟方印观音头像
(宋) 李巳生攝



大足北山佛灣 84 号龕观音



大足北山佛灣 225 号龕观音 (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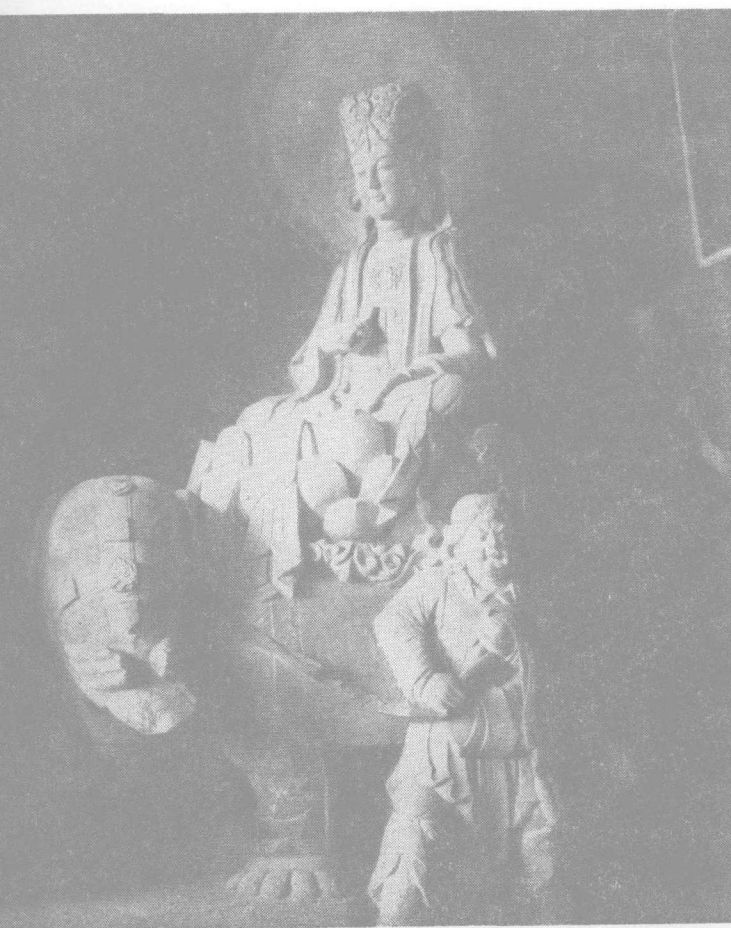
大足北山 113 号龕观音 (宋)



大足宝顶山大佛湾石刻“六师谤佛”之一
(李巳生攝)



大足北山心神車窟普賢菩薩側面 宋
(李巳生攝)



大足北山心神車窟
普賢菩薩 宋
(李巳生攝)